

# 實現—能力

## 藏語動詞的一個重要範疇

桑吉次力 [Sangrgyas Tshering]、孫凱 [Kai Sun]

南開大學 / Nankai University | 南京大學 / Nanjing University

以往學者對古藏語和經典藏語動詞系統的分類和描述，主要建立在以「及物性」、「自主性」、「時體」、「語氣/式」和「語態」這幾個範疇為核心的框架之上。本文則意在深入考察藏語動詞中另一個關注較少的重要範疇，我們稱之為「實現—能力」(realization-potential)範疇。語義上，該範疇表達「實現目的、結果」和「能力、可能性」這兩種互相關聯的意義；形式上，該範疇與時體、語氣/式和語態範疇類似，其典型的動詞成員有專門的詞幹形態變化來表達特定語義。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語義、形態兩處入手對該範疇及相關動詞做一番較為全面的考察。語義方面，通過藉助「事件整合理論」的分析，我們認為該範疇和相關動詞表達實現(realization)類事件和「實現目的、結果」語義；並且這種基本語義在非現實(irrealis)的情境下獲得了「潛能、可能性」義，又進一步泛化為能力情態。此外，我們在分析了「實現—能力」範疇與自主性、及物性的關係後，發現它本身作為一個顯著的語義範疇基本上涵蓋藏語的及物非自主類動詞，但又並不重合。形態方面，我們的初步構擬表明該類動詞形式與命令式的來源不同，但是在某個歷史階段發生了大量的類推，導致這兩者「貌合神離」的情形。

**關鍵字:** 藏語, 動詞, 實現, 能力

### 1. 引言

對動詞的考察一直是藏語語法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sup>1</sup> 在吐蕃以降的眾多藏族學者所撰寫的文法論著中，對書面藏語動詞的形態變位及其

---

1. 本文以文獻語言為主要考察對象，具體包括吐蕃時期文獻所代表的古藏語 (Old Tibetan) 和吐蕃之後的經典文獻所代表的經典藏語 (Classical Tibetan，又稱「書面藏語」，本文中兩者時常換用)。下文中所引前人對藏語動詞的研究，如無特別指明，一般也是以文獻語言（尤其是經典藏語）為主要對象。

相應的語法功能的討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二十世紀以來在現代語言學背景下開展的藏語動詞研究，一方面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在動詞形態交替所涉及的歷史音變以及原始藏語動詞形態的構擬等問題上取得了不少創獲 (Li 1933; Coblin 1976; Jacques 2012, 2020, 2021; Hill 2014; Zemp 2016; Bialek 2020等)。另一方面，針對藏語動詞的形態、句法和語義特徵，構建了一套以「及物性」、「自主性」、「時體」、「語氣/式」、「語態」等範疇為核心的描寫分析框架，被學界廣為接受 (黃布凡1981；格桑居冕1982；謝廣華1982；車謙1985；譚克讓1988；張濟川1989；胡書津2002; DeLancey 1984, 1985, 1986; Tournadre & Jiatso 2001; Zeisler 2004等)。其中，及物性和自主性範疇是對動詞在句子層面呈現的句法和語義屬性的一般概括 (如論元的數量和行為的施事性等)，可用於直接對任一單個動詞進行描述和分類，而且與動詞詞幹的形態變化無必然關聯；至於時體、語氣/式和語態範疇，由於相當一部分藏語動詞有系統性的詞幹形態變化來表達它們，因而在以往的分析框架中也佔有重要地位<sup>2</sup> (詳見§2)。

學者們對上述幾種動詞範疇已有較充分的探討，且已形成基本共識。本文的目的則是要深入考察藏語動詞中另一個關注較少的重要範疇，我們稱之為「實現—能力」(realization-potential)範疇。語義上，該範疇著重表達兩種相互關聯的意義：(1)動作行為的目的或結果的實現，可概括為「實現目的、結果」義；(2)實現動作行為的目的或結果的能力和可能性，可概括為「能力、可能性」義 (詳見§3和§4)。形式上，該範疇與時體、語氣/式和語態範疇類似，大部分動詞有專門的詞幹形態變化來加以表達，成為該範疇下的典型成員，如下例所示。

---

2. 當然，在句子層面，大部分動詞都可以結合自身形態交替以外的手段來表達時體、語氣/式和語態範疇，但這裡是就單個動詞的描寫和分類而言，這幾個範疇無法像及物性和自主性範疇那樣直接根據句法和語義特徵來給所有的動詞進行分類。

表 1. 「實現–能力」義動詞形態示例（經典藏語）<sup>3</sup>

不及物+不自主 +自動態	及物+自主+使動態 (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命令式) <sup>a</sup>	「實現–能力」義
gang 「滿」	ḡengs/bkang/dgang/khong 「使滿」	khengs
chad 「斷」	gcod/bcad/gcad/chod 「弄斷」	chod
	ḍzin/bzung/gzung/zung(s) 「抓某物」	zin

a. 傳統上將與時體範疇有關的三種形態稱作「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但根據現代學者的觀點，這些形態反映的是體的對立，而非時態 (Zeisler 2004)。由於非本文關注對象，為方便起見仍沿用。

上例中我們舉了兩對同時有及物性、自主性和語態對立的動詞，以及一個沒有上述對立的及物動詞，它們的及物形式也都有時體和語氣/式的形態變化；而它們各自對應的「實現–能力」義形式或有獨立的形態，或與命令式同形（詳見§3.1的更多例證）。或許是由於「實現–能力」範疇所涉及的動詞範圍沒有上述幾種範疇那麼廣泛，其形態變化的系統性也相對較弱，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的重視不夠，多數缺乏系統的分析。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該範疇的語義功能以及相關動詞的形態句法屬性和歷史淵源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準確地了解藏語的動詞系統。

當然，對該範疇及相關動詞的關注並非本文首創，不少學者也早有不同角度的觀察與論述。比如 Hill (2014; 2019: 273–275) 在 Uray (1953) 的基礎上提出部分藏語動詞存在 A、B、C 三類不同的詞根，各類詞根之間有語音交替關係，且各自有對應的具體詞形和形態變化，其中的 C 類正對應本文的「實現–能力」義動詞形式，<sup>4</sup> 不過作者並未就語

3. 匿名審稿人指出部分「實現–能力」義動詞本身也有三時的形態變化——如表 1 中的第一個例子在《藏漢大辭典》裡就收有 *kheng/khengs/kheng*（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的三時變化——應當在表中給出。這的確是事實。不過，由於早期的辭書和文法著作以及之前的研究文獻對這類動詞沒有全面系統的歸納，僅靠一兩部通行的詞典難以給出相關詞形全面、準確的羅列；而根據實際文獻進行歸納需要大量工作，非本文所能完成。好在該類動詞的三時變化並不直接影響本文的主要討論，且數量不佔多數。因此，這裡主要是給出筆者個人在文獻中找到的有實際用例的「實現–能力」動詞形式。下文表 6 同此處理。

4. 相應地，A 類和 B 類分別對應表 1 中的另外兩列動詞形式。其實，總的來看，這三類動詞形式合起來即構成一個動詞「詞族」。

義功能方面詳加闡述。而更具啟發意義的是，Zeisler (2002; 2004) 提出藏語中有一種「潛能動詞」(potential verbs)，它們與命令式同形並且在功能上互補分佈，他從古藏語和經典藏語文獻中找到有此類用法的動詞例子，它們大多與Hill的C類動詞（也即本文的「實現—能力」義動詞）有相同的句法語義表現，<sup>5</sup> 但他認為該類動詞與命令式同源的觀點值得商榷。此外，藏族學者如馬進武(1999)也曾對藏語動詞做過類似的三分處理，其中的乙類動詞(*Gzhan dang 'brel ba*)正囊括上述Zeisler、Hill兩位學者以及本文所說的此類動詞。其他還有多位學者也曾針對此範疇和相應動詞的屬性發表過一些論述，其觀點可歸納為「結果」義、「能力、可能性」義和「被動態」等幾種，有待進一步辨析（詳見§3.2–3.3）。

總之，儘管不少學者對該範疇及相關動詞有過關注和討論，但受制於撰述年代及學術背景和語言等因素，各家未能有效地借鑒和整合已有研究。學界至今對該範疇也未有一個清晰一致的看法，對其本質屬性的認識以及命名等方面仍有諸多爭議。因此，本文試圖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句法語義和形態變化兩方面入手，對該類動詞及其所表達的「實現—能力」範疇做一番較為全面的分析。

正文部分的內容安排如下：§2以上述五種動詞範疇為綱，扼要介紹經典藏語動詞的分類和內部關係，由此引出討論「實現—能力」範疇和相關動詞的必要性。§3則具體呈現文獻中考察到的「實現—能力」動詞的實例，並梳理前人的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逐一討論有關該類動詞的屬性問題的三種主要觀點。§4借鑒Tamly的「事件整合理論」對該範疇和相關動詞的語法和語義特徵進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們對其本質屬性的看法。§5討論該範疇動詞的自主性和及物性。§6將重新考察該範疇動詞的形態與命令式的區別，並初步提出其原始形態的構擬。最後是對本文的一個總結。

---

5. 就具體舉出的動詞例子而言，兩者之間僅一個動詞重合，不過不影響它們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他之前沒有意識到Zeisler提出的potential verb和Hill的C類動詞有一致性，建議我們加以指明並給予一定的論證。本文就此做了如上的說明，並將在§3和§5的相關部分進一步展開討論。

## 2. 經典藏語的動詞系統

### 2.1 動詞的一般分類與屈折形態

如前文所述，根據動詞在句子層面體現的一般性的句法和語義特徵，可以從及物性和自主性兩個角度把經典藏語動詞做如下分類：

表 2. 藏語動詞的及物性和自主性分類

	及物	不及物
自主	<i>gcod</i> 「弄斷」 (有命令式)	<i>'gro</i> 「走」 (有命令式)
非自主	<i>mthong</i> 「見」	<i>chad</i> 「斷」

#### 2.1.1 及物動詞的屈折變化

經典藏語動詞有所謂「三時一式」(即時態和語氣/式)的變位，但主要體現於及物兼自主動詞，非自主動詞沒有命令式，且三時的形式相同。Coblin (1976)曾把及物動詞的變位歸納成八個大類，同時提到還有一些不規則的及物動詞。格桑居冕(1982)也曾根據形態變化對動詞變位做過分類。比較典型的變位如表3所示：

表 3. 及物動詞的變位

	現在	過去	將來	命令	釋義
自主	<i>'ching</i>	<i>bcings</i>	<i>bcing</i>	<i>chings</i>	束縛
非自主	<i>mthong</i>	<i>mthong</i>	<i>mthong</i>		見

#### 2.1.2 不及物動詞的屈折變化

不及物動詞的變位較為簡單，大多數動詞在三個時態中的形式相同，或過去時有-s後綴(其變體有-d，經典藏語時代已脫落)。

表 4. 不及物動詞的變位

	現在	過去	將來	命令	釋義
自主	<i>nyal</i>	<i>nyal(d)</i>	<i>nyal</i>	<i>nyol</i>	睡
非自主	<i>'gag</i>	<i>'gags</i>	<i>'gag</i>	—	阻塞

## 2.2 變價派生和語態

藏語的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之間常有聲母清濁交替的現象，表明它們之間有派生關係（反使動派生）(Jacques 2012; 2020; 2021)。同時，除了清濁交替所反映的派生關係外，一些及物動詞的詞幹很明顯是由不及物通過使動的加價操作（使動前綴s-）變來的。還有一些及物動詞也可以由及物動詞進一步經由使動派生而來。由這些變價派生造成「使動態/自動態」與「及物/不及物」、「自主/不自主」之間的交錯關係，前人已有眾多研究，在此不再贅述（Chang 1971；黃布凡1981；格桑居冕1982；謝廣華1982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表5所示：

表 5. 動詞的變價派生

派生類別	及物性變化	價	例子
反使動	及物>不及物	減價	* <i>kab</i> 「藏某物」 > <i>gab</i> 「自己藏匿」
使動	不及物>及物	加價	* <i>grub</i> 「形成」 > <i>sgrub</i> 「使形成、做」
使動	及物>及物	加價	* <i>kur(khur)</i> 「拿」 > <i>skur</i> 「使拿、寄」

## 3. 「實現—能力」動詞及其屬性

### 3.1 「實現—能力」動詞的文獻實例

我們在上一節介紹了經典藏語動詞的基本分類和描寫框架。然而，在這個框架之外，我們還能發現一類特殊的動詞形態變化，表達一種不同於上述幾種範疇的語法意義，從及物性上看也屬於及物動詞。我們將具有這種形態和功能的動詞形式稱為「實現—能力」動詞 (realizational-potential verb)。首先看一下這類動詞的例子：

- (1) a. *shing.tog=gi 'bras.bu smin=pa rtsa.ba chad=pa bzhin/*  
 水果=GEN 果子 熟.PST=NMLZ 根子 斷.PST=NMLZ 如同  
 如同果子熟而根卻斷了。 (《拉薩甘珠爾》律部，函號1-4)<sup>6</sup>
- b. *rigs sad.pa=i gang.zag=gis dmigs.pa=la sgro.dogs bcad=nas/*  
 心性了悟=GEN 人=ERG 對象=DAT 迷惑 解開.PST=CVB  
 了悟心性的人對事物解開了迷惑。  
 (《遍知果然巴大師全集》，函號7)
- c. *nged.rnams=kyis mthu='i sgro.dogs chod/*  
 1PL=ERG 魔法=GEN 要點 解開.POT  
 我們已解開魔法的要點。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sup>7</sup>
- d. *'di=s 'khor.ba='i rtsa.ba e=chod/*  
 DEM=ERG 輪回=GEN 根 Q=砍斷.POT  
 這能斷除輪回之根源嗎？ (《局米旁大師全集》，函號19)

以上四句中，(1a)是不及物句，沒有施受對立，而是單純表示「根子斷了」這樣的語義。後三個句子都是及物句，但是其中的三個謂語動詞都有不同的特點：(1b)中僅僅表達在過去發生的事件；(1c)中則表達實現施事者的目的；(1d)中側重事件完成的可能性或能力。重要的是，其中的動詞*chad*、*bcad*、*chod*之間有語音交替(ablaut)。對於這幾個有派生關係的動詞，可以按照其句法和語義特徵分為三類：

- A：出現在不及物句中，表示單純的動作或事件；  
 B：出現在及物句中，表示單純的動作或事件；  
 C：出現在及物句中，表示實現施事者目的或事件完成的可能性。

A類和B類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按照§2.2中提到的派生過程得到解釋。但是C類與以上兩類的派生關係仍不明確。我們在古藏語<sup>8</sup>和經典藏語的文獻中找到了相當數量的三類動詞形式的對應，<sup>9</sup>如下表所示：

6. 所引文獻中的《拉薩甘珠爾》、《麗江版甘珠爾》、《宗喀巴大師全集》、《遍知果然巴大師全集》、《局米旁大師全集》來源於語料庫ADARSHA (<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這些文獻多屬刻本，語料庫附有影印。

7.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根據的是青海民族出版社的版本(乳畢聖瑾2004)。

8. 古藏語材料出自古藏語語料庫OTDO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網址：<https://otdo.aa-ken.jp>。

9. 我們在此將列出目前筆者所能找到的「實現—能力」義動詞。因為早期的詞典和文法著作以及之前的研究文獻對這類動詞沒有全面系統的歸納，這裏所列出的都是筆者個人在文獻中找到的有實際用例的「實現—能力」動詞，也保持了文獻中的形式。

表 6. 三類動詞形式的變位和對應

A類	B類 (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命令式)	C類 (CT)	C類 (OT)
'gum/gum 「死」	gum/bkums/dgum/khum(s) 「摧毀」	khums	khums
'gag/'gags 「受阻」	'gog/bkag/dgag/khogs 「阻擋」	khags/ khogs	
gug 「彎曲」	'gugs/bkug/dgug/khugs 「使彎曲」	khugs	khugs
	'gyog/bkyags/bkyag/khyogs 「舉」	khyogs	
gang 「滿」	'gengs/bkang/dgang/khong 「使滿」	khengs	
gab 「藏匿」	'gebs/bkab/dgab/khobs 「蓋物」	khebs	khebs
grol 「散開」	'grol/bkrol/dgrol/khrol 「解開某物」	khrol	
	'gel/bkal/dgal/khol 「放在背上」	khel	
	'khrud/bkrus/bkru/khrus 「洗」	khrus	
grub 「形成」	sgrub/bsgrub/bsgrubs/sgrubs 「做」	'grub(s)	'grub
bgrod 「走」	sgrod/bsgrod/sgrod/bsgrod 「使走」		bsgrod
'khyol 「到」	skyel/bskyl/bskyl/skyol 「送」	'khyol	
	skyong/bskyangs/bskyang/skyongs 「培養」	'khyongs	
chad 「斷」	gcod/bcad/gcad/chod 「弄斷」	chod	chod
chag 「碎」	gcog/bcag/gcag/chogs 「弄碎」	chogs	chogs
	'ching/bcings/bcing/chings 「束縛」	chings	
	'chad/bshad/bshad/shod 「說」	shod	
zhom 「崩塌」	'joms/bcom/gzhom/choms 「消滅」	choms	
	snyeg/bsnyegs/bsnyeg/snyogs 「追」		snyogs
	'jun/bcun/gcun/chun 「控制某物」	chun	
	btub/btub/btub/btub 「弄斷」	thub	thub
	'degs/btegs/bdeg/theg(s) 「舉、抬」	theg(s)	theg
	'debs/btabs/gdab/thobs 「撒、擊」	thebs	thebs
dul 「溫順」	'dul/btul/gdul/thul 「降服」	thul	
dong/dengs 「去」	gtong/btang/gtang/thong(s) 「放、派」	thongs	
thon 「出來」	'don/bton/gdon/thon 「弄出」	thon	

表 6. (續上表)

A類	B類 (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命令式)	C類 (CT)	C類 (OT)
	'dren/drangs/drang/drong 「拉」	'drongs	
	gnon/mnan/gnan/non 「壓」	non	
bye 「分開」	'byed/phye/dbye/phyes 「使分開」	pyed	pyed
	'phyag/phyags/phyag/phyogs 「打掃」	phyog	
	'bigs/'bugs/phug/dbug/phugs 「擊穿」	phigs/phugs	pugs
	spong/spangs/spang/spongs 「放棄」	spongs	
'byar 「黏住」	sbyor/sbyar/sbyar/sbyor 「黏某物」	'byor	
byang 「熟練」	sbyong/sbyangs/sbyang/sbyongs 「學習」	'byongs	
tshud 「入選」	'dzud/btsud/gzud/tshud 「使進入」	tshud	
	'jog/bzhag/gzhag/zhog 「放置」	zhog	
zug/zugs 「入」	'dzugs/btsugs/gzugs/tshugs 「插某物」	tshugs	
	'dzin/bzung/gzung/zung(s) 「抓某物」	zin	zin/zind
	len/blangs/blank/longs 「取某物」	lon/longs	lon
	slog/bslogs/bslog/slogs 「翻、回」		slogs
	slob/bslabs/bslab/slobs 「學習」	ldob/lobs	lobs
	gsod/bsad/gsad/sod 「殺」	sod	sod
sos 「復甦」	gso/gsos/gso/sos 「養護」	sos	

### 3.2 有關「實現–能力」動詞屬性的不同觀點

#### 3.2.1 前人的研究

Uray (1953)第一次提出藏語動詞有三種語態「voice」，構成一個三分的形態交替系統，其第I類正是我們所說的「實現–能力」動詞。藏族學者才旦夏茸(1980)提到了這類動詞不屬於常見的及物動詞，需要分開討論的觀點。多識(1987)稱這類動詞為結果動詞(*Bya ba'i 'bras bu ston pa*)，並認為形式上大致跟命令式相同。Haller (1997)在青海天峻藏語方言中調查到有一種動詞只能出現在否定句或疑問句中，其表示對動作的嘗試未成功或將會失敗，或詢問施事者完成動作的能力。

馬進武(1999)的研究值得特別關注，他在文中也對藏語動詞做了三分的處理，與Uray (1953)的劃分有不謀而合之處。他討論了每一類動詞的及物性、事件中的突出點以及「自他」(*Bdag gzhan*)<sup>10</sup>等特徵，以及三類之間的語音交替，其中的乙類動詞(藏語*Gzhan dang 'brel ba*)正對應我們所說的「實現—能力」動詞，這也是有學者第一次在整個動詞的框架下較為深入地討論了這類動詞。他認為這類動詞突出「受事的變化」義(*Bya ba'i las*)。馬進武(2019)對馬進武(1999)在術語等方面做了一些調整，我們用表7來呈現他的分類：

表 7. 馬進武(1999; 2019)的動詞分類

動詞類	及物性	事件中的突出點	自他
甲( <i>Bdag dang 'brel ba</i> )	及物	施事者的能量輸出	施事角度
乙( <i>Gzhan dang 'brel ba</i> )	及物	受事的變化	受事角度
丙( <i>Gang la 'ang ma 'brel ba</i> )	不及物	自發的	施受不對立

Zeisler (2002; 2004)提出藏語有一種「潛能動詞」(potential verb)，與命令式同形並且在功能上互補分佈。所謂的「潛能動詞」，正對應本文所討論的「實現—能力」動詞。他從古藏語和經典藏語文獻中搜集到有這種用法的動詞例子，並認為命令式的來源是這類「潛能動詞」。桑吉克(2000)稱這類動詞為「非命令式動詞」(*Skul min las tshig*)，認為這類動詞在形式上與命令式相同，但是在功能上沒有命令式的用法，而是突出施事者的「能力」。桑吉克(2013)則改稱為「能力動詞」(*Byed nus las tshig*)。周季文(2002)認為這類動詞表示與其相應的自主動詞所表動作能否實現，稱之為「能否動詞」，他對藏語動詞做了較為詳細的分類，並且把這類動詞歸為「及物不自主自動動詞」一類，除了自動一說之外，本文的歸類也與之相同(見§5)。桑塔(2016)認為這類動詞屬於Vendler (1957)提出的四種情狀類型中的「結果體」(achievement)<sup>11</sup>，這一觀點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10. 這是一個藏語語法學家自創的概念，簡單來說是對及物動詞論元結構的一種分析。最典型的「自我」(*Bdag*)是施事論元，最典型的「他者」(*Gzhan*)是受事，在句法上分別是A和P核心論元。其次是施受兩方面的其他非核心論元。

11. 他用中文術語「結果體」來對應Vendler的achievement類情狀。

與多識(1987)相同，周毛草(2002)也稱這類動詞為「行為結果動詞」。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吉太加(2008; 2016)，他稱之為「結果動詞」(*Byas 'bras ston pa'i las tshig*)，並認為這類動詞形式上大致與命令式相同，但功能上大有區別。德國學者Müller-Witte(2009)受馬進武(1999)的影響，認為此類動詞的功能是表達靜態被動義(*Zustandspassiv*)。Hill(2014; 2019)<sup>12</sup>在Uray(1953)的三分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三者的語音交替如下：

- A：不及物–濁音(voiced intransitive)
- B：及物–內部清濁交替(voice-alternating transitive)
- C：不及物–清音(voiceless intransitive)

馬進武(1999; 2019)和Hill(2014; 2019)對藏語動詞的分類十分相似，但Hill主要從形態上的語音交替關係出發對這三類動詞形式做了區分(A類不及物、B類及物、C類不及物)，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動詞都在他的討論範圍內。而馬進武則是從整個動詞系統出發劃分了三類。雖然兩者的劃分依據和認識角度有所差別，但劃分結果之間有對應關係。我們用表8來對比兩者的分類：

表 8. Hill(2014; 2019)與馬進武(1999; 2019)的分類比較

Hill(2014; 2019)		馬進武(1999; 2019)	
分類	及物性	分類	及物性
A	不及物	丙	不及物
B	及物	甲	及物
C	不及物	乙	及物

孫凱(2019)發現在拉布話裡有類似的表示行為結果的動詞，與單純的表示行為的動詞有語音交替，他認為這類交替與一般的「使動–自動」交替有別。筆者認為以上Haller(1997)和孫凱(2019)從方言中所舉的動詞例子都與書面的「實現–能力」動詞對應，它們在方言中的句法語義特點有待深入討論。Bialek(2020)從變位模式、語義特點等角度

12. Hill在文中稱除了Uray(1953)，此前未有人考慮到這三類動詞的區分，可能是因為他未見到馬進武(1999)一文。

出發對古藏語的動詞系統做了「詞族」分類，在她的分析中，這類動詞的一部分直接歸到不及物動詞類下（她的Type1b2類），一部分則與Zeisler (2002; 2004)的觀點相同，認為這類動詞與命令式來源相同，同時她認為該類動詞的早期功能是表達靜態被動義(stative passive)<sup>13</sup>。

### 3.2.2 前人的觀點分歧

儘管這些學者對這類動詞的認識有一定的差別，但是都一致同意它們在語義或形態上的特殊性。前人的分歧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即句法語義和形態變化。我們在一節重點討論句法語義方面，形態方面將在下文(§6)展開討論。句法語義方面，Zeisler (2002; 2004)、周季文(2002)、桑吉克(2000)的觀點主要側重在「能力、可能性」意上；而多識(1987)、周毛草(2002)、桑塔(2016)、吉太加(2008; 2016)則更多的側重在「結果」意上。Müller-Witte (2009)、Bialek (2020)認為其應歸為被動態，馬進武(2019)則認為此類動詞主要表達「受事的變化」，我們將後三位學者的觀點歸為「被動態」類。各家所採取的術語和觀點如下：

表 9. 各家所採取的術語和觀點

	術語	觀點
多識(1987)	結果動詞( <i>Bya ba'i 'bras bu ston pa</i> )	結果
周毛草(2002)	行為結果動詞	
桑塔(2016)	結果體(achievement)	
吉太加(2008; 2016)	結果動詞( <i>Byas 'bras ston pa</i> )	
Zeisler (2002; 2004)	潛能動詞(Potential verb)	能力、可能性
周季文(2002)	能否動詞	
桑吉克(2000; 2013)	非命令動詞( <i>Skul min las tshig</i> )	
馬進武(1999; 2019)	受事動詞( <i>Gzhan dang 'brel ba</i> )	被動態
Müller-Witte (2009)	靜態被動(Zustandspassiv)	
Bialek (2020)	靜態被動(Stative passive)	

13. 在她的系統中，有主動態、被動態，以及靜態被動、動態被動之分。

我們接下來通過考察經典藏語文獻中的例子，逐一討論上述三種主要觀點。

### 3.3 關於三種主要觀點的辨析

#### 3.3.1 「結果」義

在語料中，我們能看到這類動詞表達一種「實現目的、結果」義，如例(2a)和例(2b)：

- (2) a. *nged.rnams=kyis mthu='i sgro.dogs chod/*  
 1PL=ERG 魔法=GEN 要點 解開.POT  
 我們已解開魔法的要點。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khyed=kyis chos.rnams zab.sar 'khyol/*  
 2SG=ERG 法PL 深處.ALL 送達.POT  
 你已把佛法修行到深層次。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這種「實現目的、結果」義重點在於施事者的企圖有沒有成功，或是否達到目的，與一般的事件結束有不同之處。請看下面的例子：

- (3) a. *ngas=ni bshol ci btab rung ma=thebs/*  
 1SG.ERG=TOP 勸說語 什麼 扔.PST COJ NEG=扔中.POT  
 我怎麼勸也沒勸住。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khyi.ra.ba ri.dwags ma=sod=pa 'ga' byung/*  
 獵人 動物 NEG=殺.POT=NML 幾個 來了.PST  
 幾個沒獵到動物的獵人來了。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這些例子中，雖然所描述的事件已經結束，但動詞未用非「實現—能力」動詞的「過去時」形式，說明這類動詞表達的語義與一般的事件結束或過去有區別。例(3a)和(3b)中我們看到事件已經結束，或者施事者已經嘗試了行動，但是其目的未達到，因此動詞*thebs*、*sod*在這裡表達的不是簡單的「結束」，而是側重施事者的「目的」，或者可以說側重行動是否「實現目的」。對於這個語義特點，我們將在下一節結合Talmy的理論進一步展開討論。

#### 3.3.2 「能力、可能性」義

除了「實現目的、結果」義，我們也從語料中考察到另外一種語義，即「能力、可能性」義。先看例(4)和(5)：

- (4) a. *rdor.bzlas=kyis           rlung dbu.mar mi=tshud       na ni de/ dbu.ma*  
 金剛薩埵修持法=ERG 氣 中脈.ALL NEG=使入.POT COJ TOP DEM 中脈  
*sbyong.byed dang gal       zhing/*  
 用來練習的 COM 違反.PST COJ  
 如果金剛薩埵修持法不能使氣進入中脈，那麼它不是用來練習中脈的。  
 （《宗喀巴大師全集》，函號11）
- b. *rdor.bzlas=kyis           rlung dbu.mar 'dzud   mi=nus na de rtsa.dbu.ma*  
 金剛薩埵修持法=ERG 氣 中脈.ALL 使入.PRS NEG=能 COJ DEM 中脈  
*sbyong.byed=du   mi='thad/*  
 用來練習的=DAT NEG=符合.PRS  
 如果金剛薩埵修持法不能使氣進入中脈，那麼它不適合用來練習中脈。  
 （《宗喀巴大師全集》，函號12）
- (5) *rdo.rje=ni ci=s       kyang mi=chogs=ste/       thams.cad phigs   shing*  
 金剛=TOP DEM=ERG COJ   NEG=弄碎.POT=CVB 所有       捅破.POT COJ  
*gcog   nus shing ru.sbal=gyi khog.pa=dang ra.rus chogs=so/*  
 弄碎.PRS 能 COJ 烏龜=GEN 裡面=COM 角骨 弄碎.POT=TERM  
 金剛是任何東西都不能弄碎的，而它能捅破所有東西，能弄碎烏龜殼和角骨。  
 （《麗江版甘珠爾》經部，函號47-48）

例(4a)和(4b)是在同一份文獻中出現的，句意是在強調「金剛薩埵」這種修行法的作用或效果。兩個句子的意思完全相同，但是(4a)用「*mi=tshud*」，而(4b)用「*'dzud mi=nus*」。「*nus*」是情態動詞，表示「能做某件事」，因此在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到「*mi=tshud*」的語義等於「不能放入」，亦即「*tshud*」的語義在這裡是「能放入」。

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例(5)中，其中「*gcog nus*」的語義等同於「*chogs*」，也就是「能打碎」。通過這兩例，我們可以看到這類動詞在語義上有表達「能做某件事，能完成某件事」的功能。這種表達方式與「*V+nus*」結構平行且互補存在，我們可以把牠概括為「能力、可能性」義。

### 3.3.3 「被動態」

Bialek (2020)的「被動態」說，建立在她對古藏語動詞的「語態」劃分的基礎上，其中及物動詞的四個形式分為「主動態」和「被動態」，被動態內部又分動態(V3)和靜態(V4)兩類，分別對應我們一般所說的及物動詞的將來時和命令式。對於命令式的分析，她首先在形式上將命令式等同於本文所說的「實現—能力」動詞。這樣她的系統就未能解釋

為何有一些形式上不同於命令式的「實現–能力」動詞（她的Type1b2類）也有相同的語義功能。

另外她的靜態被動(stative passive)一說也不是很有說服力。她的依據是這些動詞的受事論元是句子信息結構的主題(theme)，以此成為句子的主語。<sup>14</sup>但經典藏語的語法關係一般表現得的是作格–通格型。因為及物句中的施事論元有標記且動詞後置，所以語序主要受信息結構的影響，跟語法關係沒有直接關聯。

我們在語料中可以看到這類動詞不管是在古藏語還是經典藏語中，都能出現在A（施事主語）O（受事賓語）V（動詞）的結構中，表明它們的及物性，如例(6)和例(7)：

- (6) a. *ban.de ting.nge.dzIn=kyis nyaM.drod zin=nas*<sup>15</sup>  
 沙彌 三摩地=ERG 把握 抓.POT=CVB  
 沙彌三摩地（人名）有了把握（主意）。 [OTDO insc\_Zhva\_W(13)]
- b. *phu.sha nu='is myi=lon ro/*  
 兄長的仇 弟=ERG NEG=取.POT TERM  
 弟弟不能報兄長的仇。 [OTDO IT].0731(r84)]
- c. *yul brtsan=te// gar.log=gis ma=khugs/*  
 地 險峻=CVB Gar.log=ERG NEG=使彎曲.POT  
 因為地勢險峻，Gar.log未能征服（這個地方）。 [OTDO PT.1283(598)]
- (7) a. *nged.rnams=kyis mthu='i sgro.dogs chod/*  
 1PL=ERG 魔法=GEN 要點 解開.POT  
 我們已解開魔法的要點。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nga=s a.jo blo=s mi=thongs=par dug/*  
 1SG=ERG 哥哥 心=ERG NEG=放.POT=NMLZ.DAT 在.PRS  
 我心裡沒法放棄哥哥。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可以證明這類動詞並沒有「被動」態。在例(8)中，*ma=sod=pa*是一個名物化的形式，藏語中常用名物化手段來形成關係小句結構，其中的修飾小句以名物化的形式修飾它的中心語。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句的結構：

14. 原文為：「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all clauses leaves no doubt that the patient argument of the clauses that precede the v4-clauses is the subject of the v4-verbs.」

15. I表示古藏語中反寫的母音*i*，M表示鼻音標記，*nyaM*為ᄎ。

- (8) [[*khyi.ra.ba* 中心語 [*ri.dwags ma=sod=pa*] 關係小句] *ʒa*] 主語 *byung*/  
 獵人 動物 NEG=殺.POT=NMLZ 幾個 來了.PST  
 幾個沒獵到動物的獵人來了。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很顯然，這裡的 *ri.dwags ma=sod=pa* 「未獵到獵物的」修飾中心語「獵人」，而 *ma=sod=pa* 在這裡只有「沒獵到」的意思，而非「未被獵到」，*ri.dwags* 「動物」則做它的賓語。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ma=sod=pa* 的語義指向施事者。這個例子中，沒有所謂的「被動態」，相反我們把這種語義跟上面的「實現目的、結果」義聯繫起來，則顯得更加合理。總之，在這些語料中，不管從語法結構還是語義指向來看，「被動態」似乎不是非常恰當的解釋。

### 3.4 小結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這類動詞表達的語義大體上可以分為「實現目的、結果」和「能力、可能性」兩類，而「被動態」則並不是很明顯，歸為「實現目的、結果」義較為合理。筆者認為「實現目的、結果」義是此類動詞的基本語義，而「能力、可能性」義是從這個語義基礎上發展而來，我們將在下文對此專門討論（詳見§4）。另外不同於Haller (1997)和Zeisler (2002; 2004)的觀察，這類動詞不僅能出現在否定句和疑問語氣當中，同樣也可以出現在肯定句和陳述語氣中，並未呈現跟命令式形成互補的情形。

## 4. 基於事件整合理論(Event Integration)的分析

從事件結構角度研究這類動詞的首先是桑塔(2016)，他認為這類動詞屬於Vendler (1957)提出的四種情狀類型中的結果體(achievement)<sup>16</sup>，並且與對應的過程體(activities)動詞有派生關係，這一觀點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我們也是在此基礎上嘗試以Talmy (2000)的事件整合理論(event integration)來進一步深化分析。

本文打算進一步以事件整合理論進行分析的原因主要是有兩點：一是多識(1987)、吉太加(2008; 2016)提出了該類動詞表達「結果」義的觀點，但未做進一步論述，且只給了少量例子；二是桑塔(2016)借

16. 他用中文術語「結果體」來對應Vendler的achievement類情狀。

鑒的Vendler (1957)的框架關注的是動詞的時間結構，並不能完全揭示此類動詞的根本特徵。這類動詞在情狀類型上屬於achievement類，但反過來沒有必然性。桑塔(2016)的結果體(achievement)類動詞同時也包括*grol*「自動解開」這樣的不及物動詞，也能說明這一問題。本文以Talmy (2000)的事件理論分析這類動詞的目的是突出這類動詞最根本且特殊的「實現目的」義。

Talmy (2000)與Vendler (1957)都從內部的事件結構對動詞做了分類，兩者之間也有諸多相合之處。然而，Vendler (1957)關注的重點在於動詞的時間圖式，也即動詞與時間的關係。而Talmy (2000)的宏觀事件理論，尤其是對實現類事件的分析重點關注動詞與施事性、目的的實現之間的關係。正如李福印、沈煜(2021)所指出的，Talmy (2000)主要關注動詞表達的行為範圍與施事者意圖範圍的匹配程度，也就是運動對於目的的實現程度，這是Vendler (1957)所未曾仔細討論的細節。而這一點對本文的分析卻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所討論的這類動詞，正是表達動作的實施與目的的實現之間的關係。

## 4.1 理論框架

### 4.1.1 宏觀事件

認知語言學創始人之一Talmy提出了事件整合類型學(Talmy 2000)，他的主張是深層語義概念層面有一種普遍存在的事件複合體(event complex)，稱為「宏觀事件」(macro-event)。這類宏觀事件可以概念化為兩個簡單事件和它們之間的關係組成，由兩個小句來表達；也可以是概念化為一個單一的融合事件，由一個小句來表達。

宏觀事件是由框架事件（主要事件）和伴隨事件（次要事件）以及二者的支撐關係組成。語言中最常見的宏觀事件有運動(motion)、體相(temporal contouring)、狀態變化(state change)、行為關聯(action correlation)、實現(realization)五種，也就是這五類事件在事件複合體中充當框架事件。這五類事件的概念結構中，運動事件之外的四類都是以空間上的運動事件為源點隱喻而來。

基於宏觀事件的語法表層實現，他提出了兩分法類型學，將人類語言分為動詞框架(verb-framed)語言和衛星語素框架(satellite-framed)語言兩類。其主要判斷依據是框架事件的核心圖式由動詞，還是由衛星語素如補語、後置詞等實現。

#### 4.1.2 實現(realization)類宏觀事件

實現事件是施事者通過實施運動而實現了目的。如上所述，五類事件都是某種抽象意義上的「運動」，因此實現類事件也可理解為從潛能的狀態(potential stage)到現實的狀態(actualized state)的運動。簡單來表示即為：

實現事件：[施事者實現目的]<sub>框架事件</sub>+ [施事者實施動作]<sub>伴隨事件</sub>

如果僅以動詞本身是否含有目的的實現來分，就可分為實現動詞(fulfilled verb)和意圖動詞(conative verb)。實現動詞不需要借助其他語法成分就可以表達目的的實現，即動詞本身表達框架事件的核心圖式(core schema)。而意圖動詞(conative verb)要表達一個實現類宏觀事件，就必須要借助其他語法成分。

#### 4.2 「實現—能力」義動詞的語義結構

我們在第三節中得到的結論是這類動詞的基本語義是表達「實現目的、結果」，結合Talmy (2000)對五類宏觀事件的分析，我們認為這類動詞所表達的是五類宏觀事件中的實現(realization)類事件，即施事者通過實施運動而實現了目的。

如果從動詞與宏觀事件的關係角度考察藏語的「實現—能力」動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類動詞在共時層面屬於實現動詞(fulfilled verb)一類，既動詞本身就包含目的的實現。我們再看這類動詞的例子：

- (9) a. *nged.rnams=kyis mthu='i sgro.dogs chod/*  
 1PL=ERG 魔法=GEN 要點 解開.POT  
 我們已解開魔法的要點。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khyed=kyis chos.rnams zab.sar 'khyol/*  
 2SG=ERG 法PL 深處.ALL 送達.POT  
 你已把佛法修行到深層次。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c. *nga=s 'dre=rnams thul=nas da sgrub.gnas=su song yod/*  
 1SG=ERG 鬼怪=PL 降伏.POT=CVB 現在 修行處=ALL 去.PST 存在.PRS  
 我已降服鬼怪，並回到修行處。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這些例子中的動詞*chod*、*'khyol*、*thul*不是簡單地表達動作的實施，即「砍」、「送」、「降(妖)」等，而是包含「實施—目的實現」的複合語

義，即「砍斷」、「送達」、「降伏」義。如果用漢語或英語翻譯的話需要借助補語等其他成分。

這類動詞本身包含目的實現義的另一個證據是這類動詞出現在大量的否定句中表達「未實現目的」而不是「未實施動作」。如下例：

- (10) a. *ma.khu=s            ji.ltar bkag        rung ma=khogs/*  
 母親和舅舅=ERG 怎樣 阻擋.PST COJ NE=G阻擋.POT  
 母親和舅舅怎樣擋都沒能擋住。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nga=s=ni        bshol ci        btab rung ma=thebs/*  
 1SG=ERG=TOP 勸語 什麼 擊.PST COJ NEG=擊中.POT  
 我怎麼勸也沒勸住。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以上兩例中很明顯已經實施了動作，但是在動詞 *khogs*、*thebs* 帶否定詞，表示未能實現目標。而對應的過去時形式 *bkag*、*btap* 表達單純的動作事件，並無實現義，因而句中用 *rung* 「然而、但是」來起轉折作用，表達這種「施而未成」關係。

### 4.3 「實現」義的範疇化

我們可以從上面的例(10a-b)中注意到，單純的施事動詞和這類實現動詞(fulfilled verb)之間有派生關係。我們比較一下它們之間的語義上的結構差異。

*bkag* : [施事者實施動作]

*khogs* : [施事者實現目的]<sub>框架事件</sub>+ [施事者實施動作]<sub>伴隨事件</sub>

很顯然，有些概念在一些語言中會編碼為詞彙手段，而在另一些語言中編碼為語法形式。在我們常見的英語或漢語中，有一些動詞是本身帶有「實現」義，但並不是作為一種形態交替而存在，而是概念的詞彙化結果。在其他情況下，則常常用介詞或動補結構來表達「實現目的、結果」義。但是在經典藏語以及更早的藏語中，很顯然用形態手段表達此類概念。也就是說，事件的「實現」與否已範疇化為語法的一部分，形成這種「實施動作-目的實現」之間系統性的形態交替。我們在表6中列舉了它們之間的語音交替關係，也將在§6嘗試性地討論原始形態的構擬。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動詞會有相應的「實現」義動詞形式呢？這主要涉及到自主性或施事性。因為這類動詞在語義上表

達動作實施者「實現目的」，所以它所對應的動詞必然是自主的。如果所表達的動作本身不具有自主性，就無從談起「目的」。對這些相應的自主動詞我們可以用Talmy的意圖動詞(*conative verb*)來界定，即有意圖地實施動作。由此我們可以把這種交替關係歸納為「意圖—實現」，這種「意圖—實現」關係與「使動—自動」等相同，構成藏語動詞系統的一個重要範疇。

其次可能是及物性，但是這點並不是非常確定。我們從上面的表6中可以看到，不及物動詞的出現是有很多空缺的，這表明不及物動詞並不是直接跟這類動詞有對應。但這並不表明一些純粹的具有自主性的不及物動詞就不可能有相應的「實現」義動詞，比如表示「逃」的動詞從邏輯上看存在這裡可能，只是目前從文獻未找到其用法。

#### 4.4 從實現到潛能：能力情態的產生

除了「實現目的、結果」義，我們第三節的考察中看到這類動詞還有「能力、可能性」義。那麼這兩個語義的關係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實現目的、結果」是此類動詞的基本語義，而「能力、可能性」義是從這個語義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情態，它們的區別在於現實(*realis*)和非現實(*irrealis*)的對立，或者可以說是「實現—潛能」關係。

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現—潛能」是一個事件的兩個面，相互依存。在一個動作的實施過程中，目的的實現就意味著潛能的存在，潛能的結果便是實現。一言概之，潛能即是「實現的潛能」。Talmy (2000)也認為實現類事件可理解為從潛能的狀態(*potential stage*)到現實的狀態(*actualized state*)的運動，也說明實現和潛能的這種緊密關係。

那麼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實現」義獲得了「潛能(*potential*)」義呢？我們認為是在一些非現實(*irrealis*)的情景下發生了這種語義轉變，比如涉及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情。當我們關切一個動作將是否會實現目的，就是在關切一種「潛能、可能性」。因此實現和潛能之間是現實(*realis*)和非現實(*irrealis*)條件下的一種互補關係，而施事者的動作就是這之間的運動。這種非現實條件下的「潛能、可能性」義進一步泛化為慣常性的能力情態。

從語法上講，「實現」義在過去時，而「潛能」義在將來時和慣常體裡。請看下列：

- (11) a. 實現義 (過去) :

*nged.rnams=kyis mthu='i sgro.dogs chod/*  
 1PL=ERG 魔法=GEN 要點 解開.POT  
 我們已掌解開魔法的要點。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b. 潛能、可能性義 (將來) :

*phyag.len=la su=s khel/ brgya.la phyag.len=la bkal rung/*  
 實踐=DAT 誰=ERG 放置.POT 萬一 實踐=DAT 放置.FUT COJ  
*lus=kyis rkyen mi=theg=par 'dug/*  
 身體=ERG 困難 NEG=舉.POT=NMLZ.DAT 存在.PRS  
 誰能付諸於實踐，即使付諸實踐，身體也將不能承受其重。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c. 能力情態 (慣常) :

*ba=las 'o-ma kun=gyis longs// chu=las 'o.ma ngang=pa=s phyed//*  
 母牛=ABL 牛奶 大家都=ERG 取得.POT 水=ABL 牛奶 天鵝=ERG 分開.POT  
 天鵝能從水中分出牛奶，從母牛那兒大家都取得牛奶。  
 (《薩迦格言及注釋》)

#### 4.5 類型學意義

正如§4.1.1中提到的，Talmy基於宏觀事件的語法表層實現，提出了兩分法類型學。對於實現(realization)類事件，他分別舉了漢語普通話和Tamil語的例子(Talmy 2000)。在他的系統中前者屬於衛星語素框架(satellite-framed)語言，後者屬於動詞框架(verb-framed)語言。我們可以看到藏語中事件的「實現」義已範疇化為語法的一部分。動詞的形態變化可以表達實現事件，形成一種「意圖—實現」關係，因此符合動詞框架(verb-framed)語言的特點。

另外我們也看到，實現義發展出了潛能義，再泛化為能力情態。在一些我們熟悉的語言中，能力情態常用詞彙性的手段。藏語也有用來表達能力情態的助詞*nus*「能」之類。但跨語言的調查中，不乏用形態手段的語言，比如委內瑞拉的Panare語(Payne & Payne 1999: 123–126)就是用一個詞綴*-poi*來表達施事論元有能力或潛力實施某個動作。

總之在古藏語和經典藏語的語料中可以看到，這類動詞有明顯的範疇化的「實現—能力」義。這一範疇與動詞的時體、語態等相同，有特定的形態表達手段。這一範疇也是理解整個藏語動詞系統的一個重要部分。

## 5. 「實現—能力」動詞的自主性、及物性

以上我們從有特定形態的「實現—能力」動詞著手考察了「實現—能力」語義及其範疇化特點，可以說這類動詞是「實現—能力」範疇的典型成員。但是從語義本身的角度來看，並不僅僅是具有此類派生形態關係的動詞纔有這樣的功能，在非現實或慣常的語境種，大部分及物非自主動詞也有表達這種語義的功能。如動詞 *mthong* 「見」也有「實現、能力」義，只是 *mthong* 「見」與動詞 *lta* 「看」之間呈現的是異幹交替關係。請看下列：

- (12) a. *'jig.rten=gyi khams kun=du bltas kyang ma=mthong=ngo/*  
 婆娑=GEN 界 所有=DAT 看.PST COJ NEG=見=TERM  
 看(尋)婆娑世界而未見。 (《麗江版甘珠爾》經部，函號98)
- b. *lkugs.pa=s gtam mi=shod/ long.ba=s gzugs mi=mthong/*  
 啞巴=ERG 話 NEG=說.POT 瞎子=ERG 物 NEG=見  
 啞巴說不出話，瞎子看不見物。 (馬進武2019)

例(12a)中的 *ma=mthong* 與同句中的 *bltas* 相呼應，表達這種「看而未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裡的 *mthong* 表達的語義不僅是簡單的動作，而是事件的實現。而(12b)中的 *mthong* 與同一句中的 *shod* 相同，表達的是一種慣常性的能力特徵。

### 5.1 自主性

跟 *mthong* 「見」這樣的非自主動詞一樣，「實現—能力」動詞本身具有「非自主性」。正如上文所述，這類動詞最基本的語義是「實現目的、結果」，那麼，這類語義有很大的非自主特點。因為，一個「事件的成功」或「潛力、可能性」本身並不具有自主性。如果我們將這類動詞的概念結構拆分為框架事件「施事者實現目的」和伴隨事件「施事者實施動作」的話，其框架事件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而動作的實施則有且必須有自主性。因此，非自主性是「實現—能力」範疇的一個重要的語義特點。

## 5.2 及物性

Hill (2014; 2019)認為這類動詞屬於不及物動詞，但是從上文所舉的各種例句中，大多數「實現–能力」動詞都出現在作格（施事主語和工具）後，並且帶直接賓語，沒有賓語的也可以補出，因此，可以認為這些動詞在語法上是及物的。

理論上其他一些具有自主性的不及物動詞也可以有相應的「實現–能力」動詞，比如表示「逃」的動詞，只是目前從文獻未找到其用法。而且也不排除一些非自主的不及物動詞也可能有「實現–能力」義。

## 5.3 小結

如果根據§2.1中動詞的一般性分類來衡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範疇基本上涵蓋的是及物非自主動詞。不過，經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確證「實現–能力」範疇在經典藏語作為一個重要的動詞範疇提出是自足且有必要的，它跟「使動/自動」範疇一樣，與自主性和及物性範疇具有交疊而並行不悖的關係。下面就再次用§2.1中的動詞分類表來做呈現，可以看到§3中提到的各家所劃分的三類動詞（加粗）是如何分佈的：

表 10. 藏語動詞的一般分類

	及物	不及物
自主	<i>bcad</i> 「砍」	<i>'gro</i> 「走」
非自主	<i>chod</i> 「砍斷、能砍斷」 <i>dga</i> 「愛」	<i>chad</i> 「斷」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實現–能力」義動詞都是及物且非自主的，但反之則不然，比如心理活動動詞*dga*「愛」就不是「實現–能力」義動詞。<sup>17</sup>不過，與及物性、自主性範疇及其組合相互不完全對應的事實也恰好說明提出「實現–能力」範疇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17. 這一點是匿名審稿專家指出的。

## 6. 原始形態的初步構擬

對於有特定形態的「實現—能力」動詞和與之有派生關係的其他動詞形式之間的關聯，自Uray (1953)以來，學者們大多用一種三分的語音交替格局(voicing triplets)來進行理解和處理（馬進武1999；Hill 2014；Jacques 2020）。Hill (2014; 2019)的三分格局中的C類動詞形式（詳見§3.2）對應本文的「實現—能力」動詞，Hill (2014)認為它們可能是從及物動詞的現在時詞幹（濁音）派生出來的。

Coblin (1976)曾把藏語的及物動詞的變位模式歸納成八個大類，並構擬了各變位模式內可能經歷的音變。Jacques (2012)在Coblin (1976)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變位中的語音交替現象，並且通過與親屬語言的比較構擬了動詞的原始詞綴（原始趨向前綴）。

Jacques (2020; 2021)則以使動派生的「清濁兩類」現象和塞擦音到擦音的音變規律(Schiefner's law)為證據，討論了及物動詞內部的派生方向和及物—不及物之間的派生方向。不同於Hill (2014)的觀點，Jacques (2020; 2021)認為派生的方向是B類（及物動詞）的清音詞幹（過去時）到A類（不及物動詞）以及B類內部的濁音詞幹（現在時），並推測早期的前綴中有一個鼻音音段（N來表示）可能是詞幹濁化的原因。同時C類（「實現—能力」動詞）也是從B類的清音詞幹派生而來。另外再加上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兩類的使動派生，這類動詞在總的關係中所處位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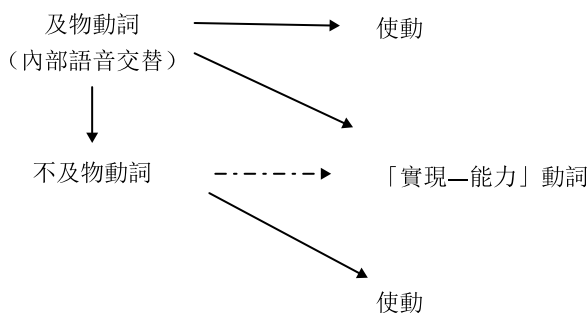


圖 1. Jacques (2020; 2021)系統中的「實現—能力」動詞（圖中虛線代表筆者認為有可能但未找到的派生方向）

## 6.1 「實現–能力」動詞的兩個次類

關於「實現–能力」動詞的形態，首先會注意到它們跟命令式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因此前人常把這兩類當作同一個形式（多識1987；桑吉克2000；吉太加2008；Zeisler 2002；Bialek 2020）。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一部分這類動詞與命令式是有形式上的區別的，請看下表：

表 11. 「實現–能力」動詞的形態與命令式的比較

類別	「實現–能力」動詞	命令式	釋義
A	<i>khebs</i>	<i>khobs</i>	蓋
	<i>khengs</i>	<i>khong</i>	滿
	<i>khel</i>	<i>khol</i>	放在背上
	<i>thebs</i>	<i>thob(s)</i>	拋、撒
	<i>zin</i>	<i>zung(s)</i>	抓
B	<i>'drongs</i>	<i>drongs</i>	拉
	<i>'grub(s)</i>	<i>sgrubs</i>	做
	<i>'byongs</i>	<i>sbyongs</i>	練習
	<i>'byor</i>	<i>sbyor</i>	黏某物
	<i>'khyol</i>	<i>skyol</i>	送
C	<i>khegs/khogs</i>	<i>khogs</i>	阻擋
	<i>phigs/phugs</i>	<i>phugs</i>	擊穿
D	<i>ldob/lobs</i>	<i>slobs</i>	學習
E	<i>lon/longs</i>	<i>long(s)</i>	取某物
F	<i>phyed</i>	<i>phyes</i>	分開某物
G	X	X	

「實現–能力」動詞和命令式的形態差異主要體現在詞幹元音（A組）和鼻音前綴（B組），以及韻尾（F組）上。另外有四個例子各有兩個詞形，其中C組和D組的兩個詞形分別對應「實現–能力」動詞形式（C組同A組，D組同B組）和命令式形式。D組的*ldob*實際上是經

歷了一系列音變的結果，這樣的系列音變在藏語中並不是孤例(Gong 2016; Hill 2019)，具體音變規律及順序如下：

\**l* > \**dl* (Conrady'law)

\**dl* > \**'ld* (metathesis)

\**'ld* > *ld* (Coblin'law)

E組也有兩個形式，但它與F組以及A組中的動詞*zin*涉及到韻尾的變化，將在下一小節討論。G組代表這類動詞中與命令式同形的，不再具體舉例。此外，「實現–能力」動詞與命令式的形態差異也表明了前者內部蘊含的兩個次類，即A組詞形（詞幹元音）和B組詞形（鼻音前綴）。同時從這有限的例子能看出，A組詞形與命令式的詞幹元音之間呈現出一種前後對立關係。

B組詞形的特點是，除了*'drongs*，其他「實現–能力」動詞所對應的及物動詞詞幹是從不及物動詞派生出來的（關於派生關係，參見§2.2）。如下表：

表 12. B組詞形的派生關係

「實現–能力」	及物動詞 (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命令式)	派生來源	釋義
<i>'drongs</i>	<i>'dren/drangs/drang/drongs</i>		拉
<i>'grub(s)</i>	<i>sgrub/bsgrub/bsgrubs/sgrubs</i>	<i>grub</i>	做
<i>'byongs</i>	<i>sbyong/sbyangs/sbyang/sbyongs</i>	<i>byang</i>	練習
<i>'byor</i>	<i>sbyor/sbyar/sbyar/sbyor</i>	<i>'byar</i>	黏某物
<i>'khyol</i>	<i>skyel/bskyal/bskyal/skyol</i>	<i>'khyol</i>	送

其中*'drongs*對應的及物動詞表面上與其他不同，但這可能是由於其經歷了複雜輔音簡化的結果\**sdr*>*dr*，實際上也是從*drang*「直」派生出\**sdrang*「拉（使直）」。古藏語中沒有*sdr*這類輔音叢而留下空缺的事實也支持這個觀點。類似的使動派生有*thung*「短」派生出*stung*「縮（使短）」。由此我們推定B組的派生過程與A組有根本上的不同（可能是由於歷史層次）。

6.2 「實現–能力」動詞與命令式的關係及原始\*-*d*後綴

在後綴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這類動詞有跟命令式大致相同的-*s*後綴，<sup>18</sup>這也是讓我們覺得這兩類同源的一個原因。但是幾個特殊的例子讓我們支持另一種假設：「實現–能力」動詞原始詞綴為\*-*d*。

表 13. 「實現–能力」動詞的例子

不及物	及物（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命令式）	「實現–能力」
–	<i>dzin/bzung/gzung/zung(s)</i> 「抓某物」	<i>zin</i> (< <i>zind</i> )
–	<i>len/blangs/blank/long(s)</i> 「取某物」	<i>lon</i> / <i>longs</i>
<i>gang</i>	<i>gengs/bkang/dgang/khong</i> 「滿」	<i>khengs</i>
<i>bye</i>	<i>byed/phye/dbye/phyes</i> 「分開某物」	<i>phyed</i>

我們可以用三條Coblin (1976)提出的音變規律解釋「實現–能力」動詞的形態。規則及順序如下：

- A: *ngd* > *nd* (除了首音為軟齶音的音節)  
 B: *d* > *s* (在*g*、*ng*、*b*、*m*後)  
 C: *d* >  $\emptyset$  (在*n*、*r*、*l(s)*後)

規則A和C結合起來可以解釋*zin*、*lon*以及其他齒齶音(alveolar)為韻尾的例子。規則A和B可以解釋*khengs*的出現。另外規則的順序允許我們假設*drongs*、*byongs*兩例是後起的，因為在上文也提到過，這一類可能在歷史層次上有所不同。這個假設可以讓我們發現*zin*、*lon*並非例外，而是經歷了規則音變，相同的音變也發生在現在時的後綴上(Coblin 1976; Jacques 2012)，由此我們可以把上面的E組跟C組合併。

同時，我們在古藏語材料中也發現了*zin*和*zind*兩種形式，以及相應的命令式形式（見例(13)），也能說明其後綴-*d*的存在。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古藏語中這類動詞與命令式的區別。

- (13) a. *ban.de ting.nge.dzIn=kyis nyaM.drod zin=nas/*  
 沙彌 三摩地=ERG 把握 抓.POT=CVB  
 沙彌三摩地(人名)有了把握(主意)。 [OTDO insc\_Zhva\_W(13)]

18. 常有帶-*s*和不帶-*s*兩種形式，後者反映口語中此後綴已脫落的情況。

- b. *chibs tang.mgyogs/ yid.mgyogs/ gnyis bros=te/ song mgon.tshun/phy'a=s/*  
 坐騎 疾足 疾心 兩個 逃=CVB 去.PST 貢村恰=ERG  
*bsnyags/ na ni ma=slebs/ gzung=du ni/ ma=zind/*  
 追.PST COJ TOP NEG=到.PST 抓.FUT=DAT TOP NEG=抓.POT  
 疾足疾心兩個坐騎逃走了，貢村恰（音譯：名）追而未及，欲抓而未獲。  
 [OTDO PT.1134(102)]
- c. *yid=la bab=pa=I rnam ni // gzung=su zung shig/*  
 心=ALL 落=NMLZ=GEN PL TOP 要點=DAT 抓.IMP IMP  
 覺得合理的，作為要點記住吧。  
 [OTDO PT.1283(32)]

以上三例中，前兩例用了「實現—能力」動詞，後一例則用了命令式（後接命令式助詞 *shig*），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的區別。相同的例子有 *lon* 和 *long* 以及 *thebs* 和 *thob*。請看下列：

- (14) a. *phu.sha nu='is myi=lon ro/*  
 兄長的仇 弟=ERG NEG=取.POT TERM  
 弟弟不能報兄長的仇。  
 [OTDO IT].0731(r84)]
- b. *phu na.re/ / bdag=dgis nyes na/ / khas long shig/*  
 兄長 說到 自己=ERG 犯錯 COJ 嘴=ERG 取.IMP IMP  
 兄長說到：「自己犯了錯，就承認吧。」  
 [OTDO PT.1283(274)]
- c. *nyes.pa yod na// ngor.blon thob shig// ngor.blon ma=thebs na //*  
 過錯 有 COJ 面諫 擊.IMP IMP 面諫 NEG=擊.POT COJ  
*dkog.dpyas ma=byed chig //*  
 私議 NEG=做.PRS IMP  
 如果（別人）有過錯，當面指出。如果當面說而無用，則不要私下議論。  
 [OTDO PT.1283(340)]

以上例子皆出自吐蕃時期的古藏語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兩類動詞截然不同的情形。例(14c)尤為明確，在相同的一段話中，先是用了命令式，然後用「實現—能力」動詞加否定的方式起到轉折效果。

以上的這些證據讓我們發現雖然這類動詞在後綴 *-s* 上與命令式看似相同，但是在來源上各有不同。另外一個直接的證據是詞幹為開音節的及物動詞 *phye* 「分開某物」對應的這類動詞是 *phyed*，而命令式是 *phyes*。總而言之，這些證據都支持一個原始後綴 *\*-d*。

### 6.3 類推

現在，我們再看整個「實現—能力」動詞形態與命令式的關係，什麼樣的方案能解釋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呢？我們認為是類推現象。類推是

導致語言面貌大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它並非無跡可尋。在這裡我們的假設是：由於韻尾的音變（\* $d > s$  & \* $s > d$ ）<sup>19</sup> 導致有相當一部分動詞的「實現–能力」形態與命令式在某個階段有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從而引發類推。

我們可以由此推定這類「相似性」引發了類推。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可以對以上的材料做如下解釋，請看下表：

表 14. 類推過程

類推	類別	例子	
		「實現–能力」	命令式
未發生類推	A(G)	<i>khebs</i>	<i>khobs</i>
	B	<i>'grub(s)</i>	<i>sgrubs</i>
正在發生	C(E)	<i>khegs/khogs</i>	<i>khogs</i>
	D	<i>ldob/lobs</i>	<i>slobs</i>
已發生	G（部分）	<i>Chings &lt; *Chin &lt; *Ching-d</i>	<i>Chings</i>

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動詞並沒有經歷類推而形式相同，除了韻尾的音變(\* $d > s$ )，它們的詞幹元音本身就跟命令式同形。

#### 6.4 詞幹元音

可用於幫助判定原始詞幹元音的例子其實很少，因為在G組中很難分清類推和未類推的區別，而B、D兩組的派生在層次上又顯得複雜。所以我們只能從以下的少數例子中試圖窺見其原始面貌。我們在上文提到，根據Jacques (2020; 2021)的論證，及物動詞（Hill的B類）的清音詞幹（過去時）是基本形式。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討論以下動詞的詞幹元音。

19. 這兩個音變都是Coblin (1976)提出的。

表 15. 「實現-能力」類例子

詞根	「實現-能力」	現在時	命令式	釋義
√ <i>kab</i>	<i>khebs</i>	<i>ʔebs</i>	<i>khobs</i>	蓋
√ <i>kang</i>	<i>khengs</i>	<i>ʔengs</i>	<i>khong</i>	滿
√ <i>kal</i>	<i>khel</i>	<i>ʔel</i>	<i>khol</i>	放在背上
√ <i>tab</i>	<i>thebs</i>	<i>ʔebs</i>	<i>thobs</i>	拋、撒
√ <i>zung</i>	<i>zin</i>	<i>ʔzin</i>	<i>zungs</i>	抓
√ <i>kag</i>	<i>khegs</i>	<i>ʔog</i>	<i>khogs</i>	阻擋
√ <i>pug</i>	<i>phigs</i>	<i>ʔigs</i>	<i>phugs</i>	擊穿
√ <i>pye</i>	<i>phyed</i>	<i>ʔyed</i>	<i>phyes</i>	分開某物
√ <i>lang</i>	<i>lon</i>	<i>len</i>	<i>longs</i>	拿

實際上，以上這些詞的「實現-能力」形態的元音交替模式跟及物動詞的現在時大致相同。我們可以總結為：

表 16. 「實現-能力」形態的元音交替模式

詞根	「實現-能力」	現在時	命令式
<i>a</i>	<i>e/o</i>	<i>e/o</i>	<i>o</i>
<i>u</i>	<i>i</i>	<i>i</i>	<i>u</i>
<i>e</i>	<i>e</i>	<i>e</i>	<i>e</i>

對於現在時中的*e*和*i*元音，Coblin (1976)認為是詞根的*a*和*u*在其後綴\*-*d*和\*-*ngd* (>*nd*)前變化所致。這個結論同樣可以用到「實現-能力」動詞上，因為我們在上文已論證，這類動詞也有原始\*-*d*後綴。我們雖然不清楚它們之間的聯繫，但是就後綴的形式以及後綴所致的音變來說，及物動詞的現在時和「實現-能力」動詞的A組詞形有很大的共同點。從這點上說我們對於詞幹元音的設想和後綴\*-*d*的假設互相照應，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當然，*lon*「拿」仍然是一個例外，按照以上的規律，它的規則形式應該是\**len*。有一種可能性是，它保留著更古老的形式，因為按歷史

語言學的原則，不規則的形式往往保留原始的信息。<sup>20</sup> 另一種可能性是它是類推的「半成品」，詞幹元音和韻尾的類推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同時，它的現在時聲母也不規則，應當為\**ldon*。這樣的例外也出現在動詞「阻擋」的現在時'*gog*，這些問題仍有待解決。

## 6.5 小結

我們在这一節中以Coblin (1976)和Jacques (2012)對藏語動詞系統的歸納為基礎，並從這類動詞和命令式的形式區別入手，區分了這類動詞的兩個次類（A組和B組）。對於A組詞形，我們假設了原始後綴\*-*d*及其導致的詞幹元音的變化，其原始形式可以表示為： $\Sigma(e)-d$ （其中 $\Sigma$ 為及物動詞的清音詞幹）。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實現—能力」動詞形態和命令式來源不同的結論。我們在第三節也提到這類動詞未呈現出跟命令式互補的情形，也支持我們的新結論。另外我們考察了整個這類動詞與命令式的關係後，推定這類動詞在歷史上發生了大範圍的類推現象，使其面貌大改。

## 7. 總結

本文中，我們通過梳理前人對「實現—能力」動詞的研究成果，從經典藏語和古藏語的材料出發，重新對這類動詞的語法和語義特點做了較為深入的考察。我們從這些語料中看到，這類動詞既表達「實現目的、結果」義，也表達「能力、可能性」義。通過借鑒事件整合理論(event integration)的分析，我們認為這類動詞根本上屬於實現動詞(fulfilled verb)類，表達的是五類宏觀事件中的實現(realization)類事件。從這個語義基礎出發，在非現實(irrealis)的情境下獲得了「潛能、可能性」義並且進一步泛化為能力情態。

文中還論證了「實現—能力」義不僅僅可以通過有特定形態的動詞形式來表達，其本身作為一個顯著的語義範疇與「使動/自動」範疇一樣具有獨立的地位，它涵蓋了古藏語與經典藏語中的及物非自主類動

---

20. 這一種解釋是匿名審稿人提示的。他還推測說，既然筆者認為因部分「實現—能力」動詞在某個階段與命令式的詞形相同或相近，從而引發類推，那麼可以懷疑在文獻記載之前的歷史，像*lon*這樣的不規則形式可能更多。

詞，與自主性和及物性範疇具有交疊而並行不悖的關係，將「實現—能力」作為經典藏語中的一個重要的動詞範疇提出是自足且有必要的。

從形態上說，我們的證據表明這類動詞與命令式來源不同。但是在某個歷史階段發生了大量的類推，導致這兩類動詞「貌合神離」的情形。這類動詞在後綴和元音交替上的模式與及物動詞的現在時詞幹有很大的相同之處。由於我們目前對古藏語動詞的原始形態的瞭解仍然有限，暫時不能做出任何定論，但這樣的發現會給藏語動詞系統及其原始形態的深入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發。

## Funding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於藏語方言詞彙數據庫的藏語同源語素研究」(21CY039)的階段性成果。

## Sources

Dharma Treasure Corp. 2018. *ADARSHA* (<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  
(Accessed 2021-06-20.)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6.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OTDO)* (<https://otdo.aa-ken.jp>) (Accessed 2021-06-25.)

## Acknowledgements




本文的寫作首先要感謝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的吉太加教授，他曾向筆者之一（孫凱）指出藏語的動詞有一種特別注重「結果」的特徵，筆者深受啟發，成為寫作此文的重要動機之一。寫作和修改過程中，承蒙業師意西微薩·阿錯先生的悉心指導以及邵明園等同門學友的指正和幫助，要特別感謝法國國家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CNRS-CRLAO)的Guillaume Jacques（向柏霖）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語言暨語言學》編輯部及幾位匿名審稿人的改進建議。在此一併深表謝忱。文中若有錯訛，概由兩位筆者負責。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1 first person（第一人稱）
- 2 second person（第二人稱）
- 3 third person（第三人稱）

ABL	ablative (從格)
ALL	allative (嚮格)
COJ	conjunctive (連接詞)
COP	copula (系動詞)
COM	comitative (伴隨格)
CVB	converb (副動詞附綴)
DAT	dative (與格)
DEM	demonstrative (指示詞)
ERG	ergative (施事格)
FUT	future (將來時)
GEN	genitive (屬格)
IMP	imperative (命令)
LOC	locative (位格)
NEG	negation (否定)
NMLZ	nominalizer (名物化)
OTDO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古藏文文獻資料庫)
POT	potentialis (潛能)
PRS	present (現在時)
PST	past (過去時)
PL	plural (複數)
Q	question (疑問)
SG	singular (單數)
TERM	terminative marker (終結詞)
TOP	topic (話題)
=	表附著語素分界線
-	表黏著詞素分界線
.	(1)表音節間隔；(2)多重語法範疇間隔

## References

-  Bialek, Joanna. 2020. Old Tibetan verb morphology and semantics: An attempt at a reconstruction. *Himalayan Linguistics* 19(1). 263–346.
- Chang, Betty Shefts. 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2(4). 623–765.
- Che, Qian (車謙). 1985. Zangyu dongci de zizhu yu buzizhu 藏語動詞的自主與不自主.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5(2). 104–117.
-  Coblin, W. South.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T'oung Pao* 62(1/3). 45–70.
-  DeLancey, Scott. 1984.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e case in Lhasa Tibeta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10. 131–140.
- DeLancey, Scott. 1985. Lhasa Tibetan evidentials and the semantics of causatio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11. 65–72.

- DeLancey, Scott. 1986. Evidentiality and volitionality in Tibetan. In Chafe, Wallace & Nichols, Johanna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203–213.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Dorzhi, Gdongdrug Snyemblo (多識). 1987. *Bod kyi brda sprod rig pa'i don 'grel phjogs bsgrigs* བོད་ཀྱི་བརྗེ་སྤོང་རིག་པའི་དོན་འགྲེལ་ཕྱོགས་བསྡེགས། Lanzhou: Gansu Nationalities Press. (Alternative title: 藏語語法論集.)
- Dpa'ris Sangsrgyas (馬進武). 1999. *Dag yig rig pa'i gab pa mngon phyung* དག་ཡིག་རིག་པའི་གཁུ་བ་མངོན་ཕྱོང་། Xining: Qinghai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Alternative title: 藏文正字學發隱.)
- Dpa'ris Sangsrgyas (馬進武). 2019. Bya ba rigs gsum gyi rnam dbye dang rten 'brel dang ltos kyi gyur lugs rgyas par bshad pa གྲུ་བ་རིགས་གསུམ་གྱི་རྣམ་དབྱེ་དང་རྟེན་འབྲེལ་དང་ལྷོས་གྱི་འགྲུར་ལུགས་རྒྱལ་བར་བཤད་བ།. *Bod kyi slob gso* བོད་ཀྱི་སློབ་གསོ། 5. 23–30. (Alternative article title: 詳論藏語三類動詞的區別、聯繫及對應變化規律; alternative journal title: 藏文教育.)
- doi Gong, Xun. 2016. Prenasalized reflex of Old Tibetan <ld-> and related clusters in Central Tibeta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5(2). 127–147.
- Haller, Felix. 1997. Criteria for verb description in Themchen Tibetan. (Handout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Project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ject on Himalayan Languages, Paris, 13–14 November 1997.)
- doi Hill, Nathan W. 2014. A note on voicing alternation in the Tibetan verbal system.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12(1). 1–4.
- doi Hill, Nathan W. 2019.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Shujin (胡書津) (ed.). 2002. *Zangyu dongci leixing shiyao* 藏語動詞類型釋要.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ress.
- Huang, Bufan (黃布凡). 1981. Guzangyu dongci de xingtai 古藏語動詞的形態.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1981(3). 1–13.
- doi Jacques, Guillaume. 2012. An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stem altern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10(2). 212–224.
- doi Jacques, Guillaume. 2020. Voicing alternation and sigmatic causative prefixation in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83(2). 283–292.
- Jacques, Guillaume. 2021. The directionality of the voicing alternation in Tibetan.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ociety* 14(1). 32–38.
- Lcags Thar Rgyal (吉太加). 2008. *Bod skad brda sprod kyi gnad don kha shas la dpyad pa rig 'prul me long* བོད་སྐད་བརྗེ་སྤོང་གྱི་གནད་དོན་ཁ་གསལ་དབུང་བ་རིག་འཕུལ་མེ་ལོང་།. Xining: Qinghai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Alternative title: 藏語語法研究.)
- Lcags Thar Rgyal (吉太加). 2016. Ming tshigs yi ge'i tshogs gsum gyi rnam gzhag skor gyi mu bzhi མིང་ཚིག་ཡི་གེའི་ཚིགས་གསུམ་གྱི་རྣམ་གཞག་སྐད་གྱི་ལྷ་བཞི།. *Bod kyi slob gso* བོད་ཀྱི་སློབ་གསོ། 藏文教育3, 72–84. (alternative article title: 藏文語法中有關字詞句的知識問答; alternative journal title: 藏文教育.)
- Li, Fang-kuei.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2). 135–157.
- Li, Fuyin (李福印) & Shen, Yu (沈煜). 2021. *An introduction to event grammar* 事件語法導論.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Witte, Frank. 2009. *Handlungsrichtung im Tibetischen: Die Verbalkategorien bdag und gzhan bei dPa'ris sangs rgyas und Dor zhi gdong drug und ihr Nutzen für das Verständnis tibetischer Texte*. Munich: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Payne, Thomas E. & Payne, Doris L. 1999. *Panare: A Cariban language of central Venezuela*.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Grammar summary, RCLT internal document.)
- Ruspa'i Rgyancan (乳畢堅瑾). 2004. *Rnal 'byor gyi dbang phyug chen po Mila Raspa'i rnam mgur* རྣལ་འབྱོར་གྱི་དབང་ཡུལ་ཆེན་པོ་མེ་ལ་རས་པའི་རྣམ་མགས།. Xining: Qinghai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Alternative title: 米拉日巴傳及道歌.)
- Saskya Pandita (薩迦班智達). 1990. *Legs par bshad pa rin po che'i gter dang 'grel pa bzhugs so* 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རིན་པོ་ཆེའི་གཏེར་དང་འགྲེལ་པ་བཞགས་སོ།. Lhasa: Tibet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ternative title: 薩迦格言及注釋.)
- Sangsrgyas Mkhaz (桑吉克). 2000. Byed med las tshig dang skul min las tshig gi khyad par bshad pa བྱེད་མེད་ལས་ཆོག་དང་སྐལ་མེན་ལས་ཆོག་གི་བྱེད་པར་བཤད་པ།. *Bod kyi slob gso* བོད་ཀྱི་སློབ་གསུ། 4. (Alternative article title: 藏語兩類動詞的語法功能及區別; alternative journal title: 藏族教育.) (<https://wenku.yongzin.com/topLayoutController/fileInfo.do?id=40288cc16811ac61016879b039794359&docNo=40288cc16811ac61016879b039794359&searchLogId=1ca2683af613428db9afabd9687eb527>) (Accessed 2021-06-02.)
- Sangsrgyas Mkhaz (桑吉克). 2013. Bod kyi brda sprod las byed nus las tshig dang skul tshig gi khyad par bshad pa བོད་ཀྱི་བདེ་སྤྱོད་ལས་བྱེད་རྣམ་ལས་ཆོག་དང་སྐལ་ཆོག་གི་བྱེད་པར་བཤད་པ།. *Bod ljongs zhib 'jug* བོད་ལྗོངས་ཞིབ་འཇུག 3. 44–47. (Alternative article title: 藏語能因動詞與命令式動詞的區別; alternative journal title: 西藏研究 (藏文版) .)
- Sang Ta (桑塔). 2016. *The synchronic phonology and verbal morphology of classical Tibetan* 經典藏語的音韻與動詞形態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kalbzang 'Gyurmed (格桑居冕). 1982. Zangyu dongci de shidong fanchou 藏語動詞的使動範疇.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2(5). 27–39.
- Sun, Kai (孫凱). 2019. *A study of Yulshul(Lab) Tibetan* 玉樹藏語方言 (拉布話) 研究.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vol. 2.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n, Kerang (譚克讓). 1988. Intransitive and causative Tibetan verbs 藏語動詞的自動態與使動態.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8(6). 42–50.
- doi Tournadre, Nicolas &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49–111.
- Tshetan, Zhabsdrung (才旦夏茸). 1980. *Thon mi'i zhal lung* ཐོན་མིའི་ཞལ་ལུང་. Lanzhou: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ternative title: 藏文文法.)
- Uray, Geza. 1953. Some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Method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recent studies.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1/2), 37–62.
- doi Vendler, Zeno. 1957.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2). 143–160. (Reprinted in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Xie, Guanghua (謝廣華). 1982. Zangyu dongci yufa fanchou 藏語動詞語法範疇.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2(4). 35–47.
-  Zeisler, Bettina.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emporal coding in Tibetan: some suggestions for a functional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Part I: Unexpected use of the ‘imperative’ stem in Old Tibetan and Themchen (Amdo Tibetan). In Blezer, Henk & Zadoks, Abel (ed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Tibetan studies 1: PIATS 2000: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441–453. Leiden: Brill.
-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Zemp, Marius. 2016. A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Tibetan verbal system. *Himalayan Linguistics* 15(2). 88–135.
- Zhang, Jichuan (張濟川). 1989. Zangyu dongci de shidong, shishi, zizhu fanchou 藏語動詞的使動、時式、自主範疇.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9(2). 37–48.
- Zhou, Jiwen (周季文). 2002. *Lun Zangyu dongci* 論藏語動詞. *Zhongguo Zangxue* 中國藏學 2002(2). 119–127.
- Zhou, Maocao (周毛草). 2002. Zangyu de xingwei dongci he xingwei jie guo dongci 藏語的行為動詞和行為結果動詞.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2(6). 11–13.

## Realization-potential: A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semantic category of Tibetan verbs

### Abstract


In general, the Old Tibetan and Written Tibetan verb system can be categorized in terms of transitivity and controllability, as well as in terms of tense, mood, and voice. Wha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s a special verb category that semantically expresses the meanings of *realization of purpose, result and ability, potential*, and morphologically has a particular derivational verb form, which we shall call the *realization-potential* category.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of Written Tibetan verb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is category and relevant verb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way from both semantic and morphological aspects. By examining this category through Talmy’s *Event Integration theory*, we argue that it expresses realization event semantics, and that this basic semantics is further generalized to the ability modality by acquiring the meaning of ‘potential, poss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irrealis. At the same time, we analyzed the semantic aspect of *realization-potential* in relation to transitivity and controllability, and found that the meaning of *realization-potential* category itself is a distinct semantic category which basically covers the transitive non-controlable verbs of Written Tibetan, an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realization-potential* a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in Written Tibetan verbs. In terms of morphology,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uch verbs are of a different origin from the imperative.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analogies occurred at some point in history, resulting in a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verbs.

**Keywords:** Tibetan, verb, realization, potential

##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Kai S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Xianlin Campus)  
163 Xianlin Avenue  
Qixia District  
Nanjing 210023  
China  
moshanjuzz@163.com  
 <https://orcid.org/0009-0008-4590-8502>

## Co-author information

Sangsrgyas Tsher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bodskadduu@gmail.com  
 <https://orcid.org/0009-0008-1021-2409>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9 November 2021  
Date accepted: 25 September 2022  
Published online: 18 April 2025